



9月17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卡兰蒂亚检查站，参加“第194国”入联游行的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色列瞭望塔投掷石块。

巴勒斯坦的建国大业

不管是因为对巴以直接谈判前景极度失望，还是出于内部政治斗争需要的战略考量，阿巴斯已经决定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方式完成巴勒斯坦的“建国大业”

本刊特约撰稿 / 陈君

随着第6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在9月13日开幕，巴勒斯坦入联之箭已在弦上。

“我们将前往联合国争取合法权利——一个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的巴勒斯坦国——这一联合国完全会员国身份。我们绝不会放弃。”9月16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主席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巴勒斯坦的决心，并表示在得到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后，巴方会重新回到谈判桌，继续与以色列就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和难民等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

阿拉法特去世已经7年了。他生前多次宣布建国，但在各方压力下又多次推迟建

国计划。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以后，有人甚至提出，巴勒斯坦干脆不建国了，和以色列并为一国。

时至今日，“巴勒斯坦国”虽然已得到140多个国家承认，但仍然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哈马斯不妨碍、不支持

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青年穆罕默德·麦兹里在电视上看到了阿巴斯的讲话，“我们必须要有个改变。阿巴斯出了个好主意，我们要往前走。”他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岁的麦兹里自称是哈马斯的支持者。

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并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承认，但它一直不是联

合国正式会员国，仅仅具有观察员地位。今年6月，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当局正式宣布将于9月前往联合国，要求其承认巴勒斯坦为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家地位，同时由观察员升格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9月18日，阿巴斯启程前往美国纽约。

哈马斯领导人当天在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召开会议。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表态说，哈马斯虽不会妨碍阿巴斯倡导的人联行动，但也不会予以支持。“没有任何一名巴勒斯坦领导人可以侵犯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也没有任何一个巴勒斯坦政治人士可以在巴勒斯坦领土和民众权利议题上作历史性让步。”



9月19日，阿巴斯在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谈前向媒体示意。

哈马斯始终坚持，入联仅仅是压以色列继续谈判的策略。

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余温尚存。哈马斯自2007年6月以武力夺取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后，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法塔赫形成对峙局面。在埃及斡旋下，双方从2009年起举行多轮和解对话，但因在权力分配和安全部队的安排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一直未能取得进展。

今年5月初，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巴各政治派别在开罗签署和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负责为大选做准备和重建加沙；协议签订一年后将举行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议会选举；同意成立一个“最高安全委员会”以协调安全事务等。

“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我们都上街欢庆，我现在还记得阿巴斯说的话，‘我们已经把内部分裂这黑暗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麦兹里说。

“第194国”

以色列智库“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约拉姆·埃夫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巴勒斯坦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自身问题解决不好的国家，不应该进入联合国。”

然而，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9月初，巴勒斯坦人开启名为“巴勒斯

坦全国运动：第194国”的活动，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愿，呼吁承认巴勒斯坦国、给予其会员国地位。巴勒斯坦人称这场“全国运动”是寻求建国的序曲，正式“寻求”的时间是9月23日。届时，阿巴斯将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演讲并递交正式申请，寻求成为联合国第194个会员国。

“全国运动”9月8日上午以一场规模不小的游行开篇，游行队伍最终止于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联合国办事处。一些人挥舞巴勒斯坦旗帜，一些人举着标语，上书“我们要联合国第194国巴勒斯坦国”，一些人则高喊口号：“我们要身份，我们要建国。”

随后，一名代表向联合国驻巴勒斯坦办事机构负责人帕斯卡尔·索托递交一封请愿书，收件人为潘基文。“尊敬的（潘基文）阁下，所有巴勒斯坦人，无论他们身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离散在犹太人的领地中，特别是63年前先遭遇家园被占、后遭人驱逐离境的那些寄居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都希望，阁下您，能站在公正一边，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正确决定。”

请愿书认为，只有联合国认可巴勒斯坦国，才能真正帮助“巴勒斯坦实现结束被占状态、获得独立地位乃至实现全面中东和平”。

联合国驻巴勒斯坦负责人索托收了信，

“这封信今天就将起程，只消6个小时，所以，他们那儿（联合国总部）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这封信。”

阿巴斯此行联合国，至少带着两套方案。

按照第一套方案，巴勒斯坦的“国界”基于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占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之前的双方边界线。

阿巴斯指出，虽然这一做法不会带来巴勒斯坦的独立，“但至少以色列占领巴领土这一事实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认为，这一做法的目的并非孤立以色列，而是孤立其政策，使以色列的占领非法化。

一旦巴勒斯坦方面的建国方案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否，巴勒斯坦会寻求身份的“升级”，至少由原先的观察员身份升至非会员国身份。在联合国大会范围内，巴勒斯坦可轻松获得更多支持，身份升级应当没有悬念。

根据联合国规章，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需要经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推荐，然后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支持。联合国现有193个会员国。按巴方的说法，有望获得“超过160票”支持。

以色列：三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就在巴勒斯坦人紧锣密鼓推进入联时，比邻而居的以色列也主动出击，在外交战场打响三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首战对手土耳其，它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者。两国就去年5月以军袭击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船队并造成土耳其公民伤亡事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口水仗升级为外交冲突。土耳其把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降至二秘规格，中断一切经济、军事联系，驱逐以色列大使，并明确拒绝美国介入调停。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放出狠话，除非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致歉，否则，两国关系不可能恢复常态。

接下来就是埃及。这是第一个同以色列实现和平并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自今年2月穆巴拉克政权垮台以来，埃及国内被压制32年的反以情绪持续升温。以军上月在追剿恐怖分子时“误杀”埃及军警事件更是刺激了这种情绪的爆发。

近日上千名开罗民众冲击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后，谢拉夫总理又向以色列发难：奠定埃以和平的基石“戴维营协议”并不是什么圣书，永远都可以被讨论和修改。

自1948年建国以来，谋求伊斯兰世界对犹太国的承认一直是以色列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然而，短短几个月内，同土耳其、埃及两大重要战略盟友关系的迅速恶化，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苦心维持多年的“战略三角”稳定态势瞬间失衡，由此产生巨大风险。在中东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反以情绪可能出现失控。

避免驻外大使馆遭冲击一幕在约旦重演，以色列政府已经要求驻安曼的外交人员撤回。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入联，更是直戳以色列人的痛处——不管是因为对巴以直接谈判前景极度失望，还是出于内部政治斗争需要的战略考量，阿巴斯已经决定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方式完成巴勒斯坦的“建国大业”。

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无法容忍的，“和平只能通过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来实现。巴勒斯坦入联计划决不会成功。”他指责巴方正不遗余力破坏巴以直接谈判，“10个月来，他们只是不愿意来谈”。

内塔尼亚胡说，他也将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出真相”。

特殊的地理与地缘政治位置，以及历史与宗教等方面因素，很容易令以色列人产生某种“孤岛心态”。正如一位以色列分析人士在评论本国当前外交被动局面时所说：以色列为“自我陶醉、自大和轻率”付出了代价。

尽管寻求入联，巴方同时给以方一个台阶下。阿巴斯高级助手尼默尔·哈马德告诉以色列军队电台，就巴方提出的两个条件，如果以方仅满足其中一项，巴方将同意重启和谈。

巴方的两个条件是：以色列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界”将以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线为基础。

“我们认为，两个条件需并存，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哈马德说，“不过，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试图让内塔尼亚胡赞同其中

一个条件，后者拒绝。”

就巴方入联事宜，以色列当局内部反应并不统一。一些“鹰派”内阁成员主张采取强硬回击。他们称，巴方的做法将阻止今后举行任何有意义的和谈、可能会引发约旦河西岸新动乱。部分更强硬的以方官员甚至呼吁，如果巴方坚持入联，以方应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

同时，另外一些以方官员建议谨慎应对。他们说，鉴于最近与土耳其和埃及关系恶化，以色列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他们主张不理睬巴方做法，认定那是毫无意义的“公关活动”。

以色列的公关活动也在进行。以色列驻华使馆新闻官9月20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色列交通与道路安全部部长伊斯拉尔·凯茨正在中国访问，“他会对媒体重申以色列反对巴方入联的态度”。

奥巴马政府软硬兼施

英国广播公司9月19日公布一项跨国民意调查结果，就是否支持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国地位议题，调查所涉19个国家的民众支持声全部高于反对声。

按国别计，支持率超过50%的国家共计9个。埃及支持率高达90%；法国、德国和英国是仅有3个参加民调的欧盟成员国，它们对巴勒斯坦入盟的支持率均过半数。另外10个国家的支持率虽未过半，但均高于反对率。其中，美国支持率为45%，反对率为36%。

尽管如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他们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努力将失败。美国与我们密切合作，美方的努力加上其他政府的行动将使巴勒斯坦的诉求破产。”

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如果巴勒斯坦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身份，那么美国将动用否决权，“强烈反对”。

对此，美国政府解释说，巴方的入联将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反作用，且巴方建国无法在联合国实现，只能通过巴以达成和平协议实现。但巴方反驳称，巴方走联合国路线同举行巴以谈判并不冲突。

长期以来，以色列对美国国内政治有

着巨大影响力，在历史上美国不止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行使否决权。最近，一向亲以的美国国会甚至出现威胁中断对巴方援助的呼声。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认为，眼下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巴以和谈止步不前，巴内部和解一波三折，巴民族权力机构处境十分艰难。巴方想通过谋求联合国承认，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打破巴以和谈僵局。

他分析说，如果巴方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将在道义上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也可以参加联合国下属的其他机构，为下一步建立巴勒斯坦国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

在强硬表态的同时，美国仍在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把游说施压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极力避免在联大和安理会摊牌。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黑尔和白宫中东问题首席顾问罗斯近日已分别与巴以领导人举行会谈。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带去了奥巴马政府关于巴以和谈的新计划，呼吁巴以都做出“痛苦的妥协”。

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特使、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欧洲联盟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副主席凯瑟琳·玛格丽特·阿什顿也在中东穿梭外交，劝说巴以重开和谈。

“唯一取得持久解决方案的途径是通过各方直接谈判，这条路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而不是在纽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

美联社报道说，作为游说之外“硬”的一手，美国威胁一旦联大支持巴方入联，将停止对联合国的政治支持，并停缴会费。联合国每年预算为25亿美元，美国是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每年为6亿美元。

但即使美国如愿阻止巴勒斯坦入联，也将是美国外交上的一场重大失败，将使奥巴马上台以来所做的修复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努力付之东流。

目前，正值中东持续动荡之际，地区局势晦暗不明，权力真空大片出现，美国急于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民意。事实上，今年5月奥巴马“中东新政”演讲曾引起广泛关注，至今言犹在耳，美国一旦在安理会和联大会场摊开反对底牌，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以色列作为美国核心利益和中东航母的固定方针，势将面临尴尬，对美国所期望在中东塑造的新形象将产生巨大杀伤力。★